第八十三卷

方術部一

筮得建侯　占之遇鼎　偶筮得旅
僇僇有聲　見鳩知酒　算牡册
垣下生　袁天罡　趙遡
李淳風　蘇立明　梟鳴
賈秋壑　金世忠　此翁又出

堪輿

崑崙第一友　汴城步月　浮屠泓
厲布衣　朱韋齋　葬此拜相

星家

李虛中　白骨封侯　劉日新

張金鼓

風鑑

始三代　相物相馬　唐一行

庚夐　丁重　死於白馬

半生食胡　馬亮　學士眼

天日之表　秦長脚　可惜

秀才皇帝

卷八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方術部一

占筮

傅説賃爲赭衣者舂于深岩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商以玉帛聘爲阿衡也 名山藏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旦子貢果乘舟至 家語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至 庖犧先文

漢武帝喜遊天下忽見一坑遣使者視之知深幾丈使者還對坑深不知幾丈武帝曰朔多智使往視其深淺方朔對曰坑深一百二十丈武帝曰先生何以知之耶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之久久乃到僇僇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以此知之 漢武故事

東方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

叟主人出酒卽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之本傳

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叅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王曰吾卧内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筭穎持越策度一二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朶王入掩戸去左右數之政合其數但有二蘤將開故倚闌看傳記伺之不數十行二蘤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筭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吾過矣乃九九九八十一朶也王告以實盡歡而退數略

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垣下

生陟從筮焉生卦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歳狀頭遲兩年而生郎君待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其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亦不記垣下之所尅比張弘靖舍人知舉陟及第榜出復于禮部南院序列叅主司各通姓名見首立者即韋瓘也陟忽憶垣下之言試問其年荅云春秋一十九年陟遽應之先輩所隱祇二一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瓘矍然乃取垣下生所記示衆衆大驚瓘由此以實告出定命録續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

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
助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于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
卽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鎖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
孫傳流不得妄動付與第十世子孫于某年月日時將
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
極貧思祖言于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府堂階下令太
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碎開匣視
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玄孫之貧我救你墮梁之阨
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入仕 山堂肆考
張華原爲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死者

即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犯盜尅日欲誅放歸別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掘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刑所以悲哭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朔曰但用我計自當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常安于腹上仍于黃沙中卧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師恠久違限乃以名申聞華原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而死其人竟脱焉 續搜神記

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蝕當既于占不吉

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隋唐嘉話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狠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中

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騎迎至軍詔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 綱目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吐之率更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李太史與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隋唐嘉話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

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折
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而已
衆驚賞西湖志

金忠初名世忠鄞縣人精于卜居地名韓嶺洪武中同
邑袁廷玉以相名一日過縣前見一婦人乳女于傍廊
下哭聲悽甚廷玉就詢之婦人告曰夫當戍趙州今在
酒肆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旣復哭之悲袁心憐之往見
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
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
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貸償其酒值又貸米二斗贈之

別告之曰登舟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以故旅資遂不匱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于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云吉遂署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有成後官兵部尚書永樂三年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詹事府事尋卒洪熙元年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以幼童蔭官自此始 文獻通考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二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

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藉而卧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卽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踹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卽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客座新聞

堪輿

天下之山發自崑崙第一支入西域西竺等國人皆麗頑延年第二支從于闐葱嶺入中國第三支行海外各夷服去堪輿家譚中支入中國故自古帝王三五僉匪

嫡出漢文帝側室子唐太宗次世子宋傳太宗迄我聖
明神系亦非嫡派中支之說似驗筆談
秦蒙恬被收自嘆曰吾築長城起臨洮負海不無絶地
脉哉宋徽宗時有人于汴城中夜步月偶鑑盆水駭而
嘆曰天星不照地脉已絶此地不久當爲胡虜矣此亦
堪輿之可証者五岳遊草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浮屠泓戒曰此宅
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說曰
此宅氣候忽然索莫其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與說並
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

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泓曰客上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塡之猶人有瘡痏補之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垍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后均賜死垍長流（常時言旨）

宋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塋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其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書云布衣厲伯韶爲林某塋此千載穀食之地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葢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頗振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耳談）

朱韋齋晦菴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荅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爲大儒文公爲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堯山堂

明嚴分宜閣老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墊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啓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見聞録

星家

唐御史李虛中用五行八字布陰陽生尅筭人生平休

咎後世遂祖其說逢原記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至
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寛仁御衆
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旣反遭杖責頗羞憤值
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欝初無榮
望也卦成術曰君此去當癸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
貴祈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學武藝
遂出長子庚甲示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活國功名異
日嘗享王爵至肩次子又曰此猶勝前者生當封侯祈
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人隱居首

陽山下今海內將亂我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祈竟以戰歿二子延恩得官長卽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卽璘官至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太師極品 夷堅志

劉日新金華星者太祖下婺之日召之推命荅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屛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太祖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太祖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

腹内羅星斗許我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
金金不受持此一幄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
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
作別去遊京師遂至京師都市中推筭惟講命而已都
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將官將星見梁地當封梁
國公然七日當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玉爲
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當上照映上目之曰
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
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在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
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因授意科道糾者問張尚書何

以勒罪張曰第言軍還不交運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逮劉至問爾與藍玉筭命對曰曾筭又問爾命盡幾時曰盡今日遂殺之 近峰聞畧

張金鼓者吳人善星曆一日有丐卧簷下適一富翁僕從乘馬至金鼓家以命詢焉金鼓推其致富享祿歷歷如見翁去丐告曰適富翁與我生年月日不謬晷刻何貧富懸絕張爲丐細推之則曰汝生于舟乎丐曰某父舟傭張曰汝亦富翁但所處非其地若于大江之北汝之富可頡頏於彼丐者猛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

竟往依焉其人有空房一所中有鬼物作祟人不敢入丐者至俾居之丐者于夜卧中聞鬼喧呼曰主來矣鬼復導入後圃大樹下若有所指丐荷鍤發之得金一窖有金鼓覆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爲號人之富貴固自有命但不得日者如金鼓耳漱石新談

風鑑

相法論曰古有姑布子卿之術風鑑家寔始于三代逢原記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榮陽褚氏相牛又有浮丘伯相鶴經甯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者又

有寒風吳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衛忌相髩許鄙
相尻代羁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
君賛相後 截江綱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
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
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顚沛造次必歸于善者吉
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顚沛造次必
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
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
前程休咎豈能悉中 錢氏私誌

南史庾夐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
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夐餓死時又有水軍都
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
餘載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
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
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中領軍耳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嗟陵早夭仕至太子少傳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
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神清韻達可比衛
琢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

官則人遂以爲風鑑之驗矣然又有卒不可憑者孔氏雜說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
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恊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
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賔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
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
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
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
豈將人事可以酬酢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
其骨狀眞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

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每至其所 劇談録

李德裕有相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死於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畜白馬後爲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鞫淮南獄事公坐是竄南海 玄鑒録

眞宗時一術者且瞽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勳輩聽聲揣骨或中或否至王繼忠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

禄半生食胡禄眞宗笑而遣之繼宗後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僞封爲吳王攺姓耶律終於虜 玉壺清話

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吕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郎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常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貽謀録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荅云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顯當知名然有遷涉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 文士傳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
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
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
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
賤 宋史
政和初秦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
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入學至
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
人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闕了兩府從官直
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此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

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俱在其手滿座大笑客瞠曰諸
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其言悉驗 鶴林玉露

賈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衣
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
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復
遇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後
果悉驗 游宦紀聞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極授以太
常寺丞太祖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
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

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
才皇帝也太祖大笑厚賜之。寓圃襍記

劉氏鴻書卷八十三終

第八十四卷

方術部二

醫

湯散　六畜心　火製四
春夏宜　虢太子　劉勳女
劉涓子　鍼髮　聖火炙
一壯　三斛一壺　酒魔
憶老人言　赤丸　急病行志
鍼氣如烟　腹中蛟龍　相婆
在養正氣　善醫　徐秋夫

徐文忠
冊青
畫力　畫山水　良工
毛延壽　黃花寺畫　馬惠卿
畫石　寫眞　畫驢
畫鍾馗　鬬牛　木石
畫魚　烟雲　三類圖
畫虎　雪景　天下江山圖
仙筆

卷八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方術部二

醫手

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舒緩而治之也㕮咀者古制也古無鐵刃以口㕮細煎汁服之則易升易散而行經絡也凡治至高之病加酒煎去濕以生薑補元氣以大棗發散風寒以葱白去膈上痰以蜜本草綱目

古方多用六畜心治心病從其類也而又有殺時驚氣

入心怒氣入肝諸心損心諸肝損肝之說與之相反不
可不慎 [redacted]
火製四煅炮炙炒也水製三漬泡洗也水火共製蒸煮
二者焉法造雖多不離于此酒製升提薑製發散入鹽
走腎而軟堅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製除劣性而降下
米泔製去燥性而和中乳製潤枯生血蜜製甘緩益元
陳壁土製竊真氣驟補中焦麥麩皮製抑酷性勿傷上
膈烏豆湯甘草湯漬曝並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脂
油塗燒咸滲骨容易脆斷去穰者免脹抽心者除煩

孫思邈曰春宜省酸增甘以養脾夏宜省苦增辛以養肺秋宜省辛增酸以養肝冬宜省鹹增苦以養心四季宜省甘增鹹以養腎枕中記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史記

河内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裏瘡廼華佗使視佗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斲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從瘡口中出長三尺華佗別傳

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

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
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云主人昨夜
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荅曰是黃
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遥見三人一人臥一
人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
癰疽方一臼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
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蓋天
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
曰鬼遺方 宣鬼遺方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

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酉陽雜俎

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齎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稱爲聖火灸至七炷而疾愈京師有病瘦者以火灸數日瘥鄰人笑曰病偶自瘥豈火能爲及其人更亦頤癢病以凡火灸之不瘳更請聖火一灸而愈○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以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石藏用劉寅俱善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篋內一壺氷六帖

常元載以鼻聞酒氣便醉人以爲可治即取針挑載鼻

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輒徑飲至二斗五日倍是 玄山記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至刺史若爲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寬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遽令放之 定命錄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

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卽愈搜神記續

唐狄梁公德望冠絕一時尤精于鍼法平人之疴在高宗時官同州刺史車至褰帷見一巨室書榜于門以富翁一子頭生瘤瘿瘵甚幾危醫者莫知所措手也公呼病瘿者至車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瘿應手而瘳富室饋絹二百疋拜酬公公悉以賚民之煢獨者是時民間盛傳公有神鍼一切抱疴赴醫者千計車擁不得去公曰急病行志耳予暇乎哉筆譚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鍼腿去鍼有氣如烟

出朝士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鍼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鍼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舁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鍼下彼鍼跳出當至簷板言訖遂鍼入寸餘舊穴之鍼沸然躍出果至簷板氣出之處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

逸史

開元中有明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秘訣于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譚笑便知疾深淺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

京師令于掖庭中名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
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
必因食且飽而太促力頃復臥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
雲母湯既以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
華宮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
不能清且長食㹠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
甲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
激因臥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
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顧謂
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

問黄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旣困且渴因于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硝石雄黄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嘉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傳述甚詳 明皇雜錄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戸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

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高齋漫錄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智者以爲用文以醫諫蓉塘詩話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高駢鎮維楊有術士家延火燒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其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饑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于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

術惟善醫大麻風駢曰可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盡蟲可盈掬僅長二寸然後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如上客 玉堂閒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

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而禮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瘵疾復爲設祭除饑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談藪

徐文忠字用和宣城人宋季之亂其先爲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忠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爲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爲娶有室及母老將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爲徐氏子然未能卽復其姓故文忠亦姓倪氏文忠自少傳其婦翁鍼藥方

術又善符呪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爲縣吏卽棄去又爲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忠與療鍼行病除留爲郡吏時鎭南王妃臥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史秃魯以文忠名聞卽馳驛就吳郡名之至則王以禮見賜之坐便殿道妃所以疾苦延入胗視王曰疾可爲乎對曰臣以鍼石加于玉體不痊且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忠因請胗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鍼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頃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忠曰鍼氣巳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爲一舉請舉之又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

賜賞賚無算聲震廣陵皆以爲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
方士禱祈皆不應文忠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忠
曰臣請爲王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後
雷始驗其爲法爾文忠曰諾卽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
手布四被王宫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
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
守吳公秉彞被疾臥治卽醫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
雖爲吏而家日益饒嘗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
如吾術之神彼急于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游江湖
四十餘年所爲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其報吾知施

吾術而已後謀復姓徐氏結告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置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 稗史集傳

丹青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 畫譜

畫山不畫小畫水不畫均畫石不畫巧畫樹不畫孤畫路不畫直畫境不畫重畫貴不畫醜畫賤不畫清畫錯不畫俗畫古不畫今 丹青志

漢元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何欺我之甚也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其遷於胡庭

是使亂國之物不遷于漢而移于胡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見聞搜玉

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名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名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

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西京雜記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先鄴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其家以女來謁元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其女之父曰某前于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神下乞恩又女常懼此畫之

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因此得疾兆曰故無
差因忽與空中人語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
庭嗔云何不速曳來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
笑謂其女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三神皆
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
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目赤
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
韝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汝本虛空
而畫之所作耳柰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
以象眞眞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凭可

通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礶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以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後令擲去空野其女即愈復詢黃花寺僧雲敬曰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玄雲聲如雷震遶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云勢力不加不如速去言訖風埃乃散此處一神如洗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寇謙之師 博物志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忽値幹曰眞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是知畫通靈矣 酉陽雜俎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罘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髪差繆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内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雞狗血壓之恐飛去也丹青記

郭汾陽女婿趙縱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寫真二人

皆有能名令公嘗列畫畫于坐末因女趙夫人歸省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也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是日定二畫優劣 太平御覽

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于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其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 盧氏雜說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

之常懸于内寢一日名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絶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掐鬼眼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掐鬼睛幷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幷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野人閒話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

撫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長公外紀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君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上之居時當六月積氷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

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
木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
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
醽酒一鍾錫賚極厚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
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後尚如夢中　王氏揮麈錄
李思訓畫一小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
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覔之乃風吹入池水内拾視之
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
有數魚投池内經日夜終不去　臥遊記
郭熙河陽人宋李成善得烟雲出沒峯巒隱顯之態嘗

論畫山曰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知其畫也 畫譜

馬遠河中人後居錢塘光寧朝待詔畫院嘗畫三教圖釋氏黃面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傍吾夫子乃作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賛公卽賛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笑倒在地遂大稱旨 山堂肆考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漑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後山叢談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張絹素于壁每興至卽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畫且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卽以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 辟寒集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

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顧元素成之元素復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國憲家猷

吳偉江夏人少爲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旦日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與寡人成國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憲宗名至闕

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
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
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上嘆曰真仙
筆也偉出入傲慢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
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
飲孝宗登極復召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
狀元後稱疾歸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
偉挾一技辱召者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洵榮遇哉 間
中今古錄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四 終

第八十五卷

方術部三

射御

丁侯　顏高　飛衛
中目　督君謨　賈堅
陳康肅　命嬪

獵鈎

石虔　快馬如龍　殪四豕
見今天子　蕭使君　見獵喜心
釣渭　泣前魚

幻術　遁法　册法

郭璞　形若范金　得爪刀
鵞籠書生　香丸婦人　王弼
善禁　鐵冠道人　冷謙
遁甲　遁神　黃白之法
唐賽兒　老翁土遁

卷八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方術部三

射御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劇卜曰云祟在周丁侯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遣降勿復過也子之君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去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

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

太公金匱

春秋魯人顏高射人中眉退而告人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此高之誇語耳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如羿真能恥者也羿之所恥高之所誇也此羿之所以能絕技於射也戰國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而射之沒金飲羽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 金罍子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旣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

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列子

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而從布衣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正史全編

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朝野僉載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

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者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
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
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
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初潭集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
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
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
康肅忿然曰汝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
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
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

金坡遺事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爲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旣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於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爲大夫表其妻爲命婦 晏子春秋

獵釣

晉桓石虔小字鎭惡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

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虎亦跳高於猛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虎來以怖之多愈王氏彙苑

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聲放箭如餓鴟叫平賊中逐麞數肘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南史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

劒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唐史

唐明皇居東宮日出獵逐兎馬决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隱隱望山洞軒中有人語笑乃下馬繫古槐獨步而行見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輩聚飲其中衆不知是明皇俱起揖帝居主位中有慍帝居上坐頗不樂一人乃起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舉盃帝曰何令也曰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飲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願聞祖上先官大帝曰吾飲而後言乃飲一大巵云曾祖天子祖天

子父天子見今天子乃上馬衆隨而視見連錢金勒雙
龍繡韉馬走如飛衆方驚也 青瑣高議
唐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
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瘧不能歸乃
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
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
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鞹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
俄有虎兕鹿豕狐兎雉鴈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宣言曰
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
獵汝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

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某等之命分固應然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其等乎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令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兄善謀汝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即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濶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

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麋皆
屈膝哀請黄冠目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
六降雪巽二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已
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矣若汝
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
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
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豔絳州盧司戸善釀醪妻産
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少頃老狐負美女
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
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納一囊中

以朱書一符取水噀之二囊即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即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 玄怪錄

宋程明道少好田獵既見周茂叔後自謂無此好茂叔曰言何容易此心潛隱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見獵者於野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redacted]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自此知其富貴 六韜

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取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其禄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尚書大傳

幻術　遁法　丹法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

復爲投符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復數旬而廬江陷 搜神記

太和中崔元亮爲胡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俟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備而燄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虛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 唐年補錄

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甞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恭曰卽當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
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孫泰師
之傳其術亦多驗 西湖志
續齊諧云許彥行遇一書生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鵞籠
中彥戲許書生便入籠中與多鵞並坐負之不見重至
一樹下書生乃謂彥曰欲設薄饌乃於口中吐一銅盤
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又曰向將一婦人來今欲拒
之遂吐出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書生
醉臥女謂生曰向竊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書生

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之久而書生起復吞女子及諸銅盤惟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五色線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母以餛飩一盂食之有鄰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觀前欲毆生生覺迸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人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閑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回顧

看之屢屢有惡少年數人於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
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
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
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
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汚衊之也生聞之
大怒欲爲報之翼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
未行最感之雖爲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縁後可
一見於某所第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
望見各以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屈郎
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

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視則人頭數顆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懐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臾忘亦欲假手於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即得志矣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君第少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君即急隨之香隨煙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礙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

夜每至一處煙嫋嫋繞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床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麈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覺生遂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嫋嫋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如彈倏然飛去鏗鏗有聲生恐婦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户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曰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女紅記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盧陵巫王萬里以妖術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縢篇聞窻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翼日晝復哭於門詰之曰汝鬼耶豈有宿寃將圖報復抑别有寃事亦當爲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母死百有餘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皃父兄皆他出以皃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栁林反接手於樹先髡皃髮次乃穴皃心肝暨眼舌耳鼻之屬粉之爲塊咒刧精魂使附於紙形爲奴稍怠則以針刺苦痛

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皃來相害皃心不忍也君其爲
皃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坐者十八聯署姓名具白於
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辨鞫仍錄其行橐得有符印
長針短釘旣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
李延奴其寃與月西類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
弼有異術貢於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博物志補
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
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
釘卽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
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與閩人徐登遇於溪上各試

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禁枯木木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術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乃故升茅屋支鼎而爨主人驚懅既而爨熟屋無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沒後人為立祠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水經註

明張中字景和號鐵冠道人臨川人孝陵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絅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等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

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猶介寡言嘗戴鐵冠號鐵冠道
人孝陵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上曰何以
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卽召道人至上手餅食未
半卽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
我無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
壬午青蛇火裡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
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
獲全壬寅叅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
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
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毀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

耳後指揮康泰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震擾之占類多奇中 近峯聞畧

世傳遁甲書旣不可隱何取名爲遁及讀漢郎中鄭固碑有云逡遁退讓遁卽循字葢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雲麓漫抄

錢塘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援金釵以遺母旣而無所見母以語戴荅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壺史

冷謙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嘗有汝人貧

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取焉慎勿多
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雀守之令其人敲之門忽
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
其引他日庫內失金守吏以引聞引內有人姓名命所
在執其人詢之詞及冷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
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乃以缾汲水與之謙飲遽以足
揷入缾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去吾輩皆坐死矣謙
曰無害汝但以缾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缾中應如響上
曰出見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之
片片皆應遂不知所之 彙苑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隨須運致初亦無大志事浸浩瀾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脫竟遁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野拾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
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數召
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逝或泣翁
曰毋恐命舟中炒麪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
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麪和水爲糧戒勿言笑乃出小
囊於胸以七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
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
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於滸失足踐船
頭乃云幾踏入水蘋纏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
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翁乃徐起

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於岸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白醉瑣言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過火空之語宋潘逍遥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

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嘗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爲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文海披沙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五終